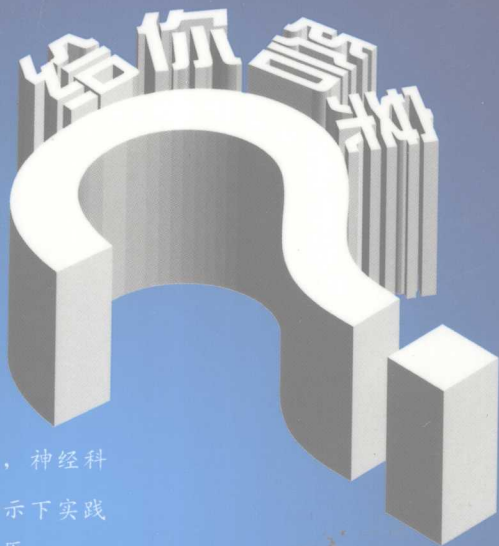


[法] 娜蒂娅·沃尔夫 著

赵秀红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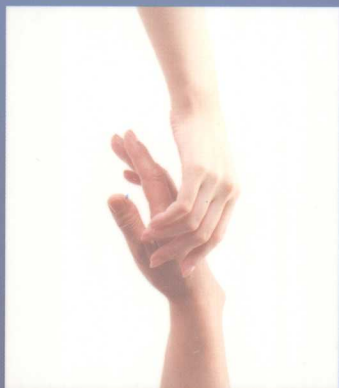


娜蒂娅·沃尔夫医生，医学博士，神经科的专家，她如今在现代医学的启示下实践针灸疗法，在医院和私人诊所行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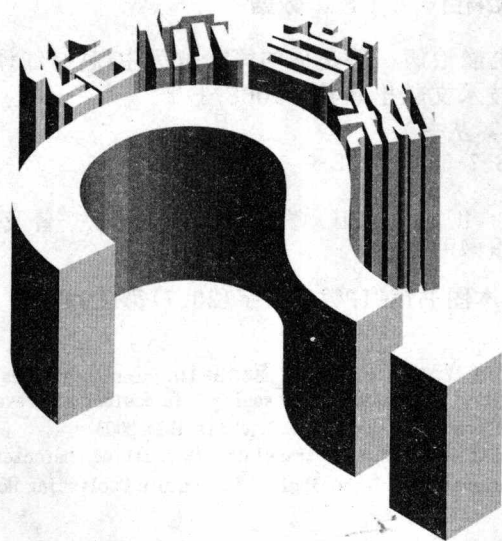
不吃药也能治病

手是你的第一位医生

只要用手指在身体的穴位上简单按压，我们每个人自己就可以止痛和治病。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不吃药也能治病

手是你的第一位医生

[法] 娜蒂娅·沃尔夫 著

赵秀红 译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吃药也能治病: 手是你的第一位医生/赵秀红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8. 1

(给你答案丛书)

ISBN 978-7-5439-3413-9

I. 不… II. 赵… III. 掌纹-望诊(中医)-普及读物
IV. R241.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9925号

Vos Mains Sont Votre Premier Medecin : Les techniques simples du
massage des points d'acupuncture pour soulager la douleur et prevenir la maladie
Copyright ©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A., Paris, 1994, 2003
Copyri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Simplified character rights only) ©
2007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字: 09-2007-505

责任编辑: 张 树
封面设计: 周 奔 董茜桦

不吃药也能治病

手是你的第一位医生

[法]娜蒂娅·沃尔夫 著

赵秀红 译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660X990 1/16 印张8.75 字数98 000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 000

ISBN 978-7-5439-3413-9

定价: 18.00元

<http://www.sstlp.com>

简单的十指按摩法轻松镇痛、治病、防病

在医生不能及时施救的情况下,只要用手指在身体的穴位上简单按压,我们自己就可以止痛和治病。

不管是得了急症还是常见病,娜蒂亚·渥尔夫都会教我们几招镇痛和治疗的按摩手法。

《不吃药也能治病:手是你的第一位医生》,这本书内容独特,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本医书。它同时也教给您一些预防医学方面的基本技巧:在诊病的同时,就能治病并防止疾病的恶化、战胜机体的病变,使我们生活得更自在。

借助书中的 100 多幅插图和照片,我们可以直接实践娜蒂亚·渥尔夫医生的建议。

娜蒂亚·渥尔夫医生,医学博士,神经科的专家,她如今在现代医学的启示下实践针灸疗法,在医院和私人诊所行医。

前言

一种与众不同的疗法

在飞机上,您的邻座突然倒向您。他刚刚感觉身体不适,随即便昏了过去。飞机上没有医生,于是,您用一个手指按住他鼻子正下方的穴位。通过简单的反射,您邻座的血压回升,立即恢复了知觉。等飞机一着陆,他便会去就医以了解这一不适症状的原因。

您正在森林里采蘑菇或是散步,森林离最近的城市有一小时的路程,陪您的朋友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疼痛难忍:是心脏病发作。几千米之内没有医生,于是,您按住他双手小指指甲根处的两个穴位,疼痛立即停止。一回到城里,您的朋友便可以去就诊。

您的孩子鼻出血、腹泻、腹痛或牙痛;您夫人偏头痛痛得厉害;您游泳时,突然感到大腿抽筋……您患了重感冒,腰痛或是性功能障碍……针对上述出现的所有情况,无论是急症还是一般性不适,都可使用一个可靠而有效的办法来迅速缓解疼痛:按压一个或几个穴位,就像您按安全电钮一样。这是指压疗法,也叫无针针刺法,或手指针刺疗法。

要使用这一疗法,不需要认识很多穴位,10个左右就够了。这10个急救穴位,通过反射机制,可迅速缓解您的大痛

和小痛。您的孩子可以很容易地掌握这些神奇的穴位：有了这一体型小巧且简单易行的“医药箱”，孩子们可以在课堂上对付各种突如其来的不适或是消除考前怯场心理。

此书是一本简单、有效的救援手册，它适用于所有人，无须借助其他工具，只需动动手指即可。

此书也会帮助您了解自身的功能状况，发现病弱部位，从而使您知晓自身较易碰到的危险以及各种预防措施。

疼痛是我们身体的唯一一种语言，是身体唯一能够表达功能障碍的方法。这就有点像仪表盘上闪烁的报警信号。然而，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不要为了避免眼花而疯狂地敲打闪烁不停的指示盘：您可以打开机车引擎盖，检查一下发动机的状态！为什么总是一味地求助于只能治标的镇痛药，而不去寻找疾病的深层次原因？因为那是医生的事，您一定会这样回答我。可是，当每次头痛发作时，您去看医生了吗？另外，镇痛药又曾否完全治愈过顽固性头痛呢？最好还是来了解几种能够认识疾病起源的简单技巧吧。类似头痛之类的小病可能是由卵巢功能障碍引起的，抑或是肝功能的问题，也可能是颈椎关节病，以及高血压引起的。然而，在与被疑患病器官相对应的穴位上按几下就可以知晓到底是哪个器官出了毛病：按压引起的痛感，这是最好的警报系统，会告诉您病患器官的位置。

借助此书，您用手指不仅可以减轻疼痛，也可以探病、诊病。

例如，在同一种危急情况下，同一种应急情况下，第一位患者可能患的是肾病，另一位是心脏病，第三位是腹泻，而第四位则是胃溃疡。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特别脆弱的器官，在人们的一生中，它很容易出现功能紊乱。因此，很有

必要了解这种病弱,激发此病患器官的潜能,一个目的:防胜于治!本书也会教您一些按摩手法,只须掌握几个穴位,您就可以预防疾病啦。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所从事的这一学科。我已经意识到写书是唯一一种让大部分人通过我的学问受益的方法。书中的知识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很有好处的。

另一个促使我写书的动机是:我看到了一些对针灸疗法的偏见,另外,中医的声望无论是在大众中还是在医疗界都在下降。

人们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话:您相信针灸吗?为了消除这种质疑,回答很简单:兔子不信针灸,可是它很有效。小婴儿也不信针灸,可针灸在他们身上起了效果。针灸是有效的,因为它是建立在能确保机体正常运行的生理机制基础上的疗法。这些机制可以得到科学的证明,也经得起客观的检验。

这并非是一本医学书籍,而是一本能让人更好地了解自己身体的指南。同时,它可以用于预防疾病,有时,在危急情况下,也可以在救援到达之前,有效地起到救助的作用。

在第一章,“我的漫长历程”中,我简要地叙述了我是如何发现中医并实践中医的经过。

在之后的章节中,我分两部分分别探讨有关缓解疼痛和预防疾病方面的实际问题。

缓解疼痛:我会教您在面对日常小病或急症时,如何来缓解病痛。这种情况下,您只要按压身体上某些精确的穴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位置要准,我会告诉您它们的正确位置的。

处理办法就是对这些穴位进行规律的按摩。我会教给您

各种不同的技巧，它们对于预防疾病也一样有效。

预防疾病：在这部分，我会告诉您如何借助指压按摩，通过触摸足部、耳部、躯干上的穴位进行一次系统检查。这与具体的疾病无关，这是一种预防措施，一种身体保健。

对于那些想要了解更多知识的人，我会在“中医与指压疗法”这一章，说明哪些是中医学科的基础。但愿大家能够放心，这并不是一本学术论文。否则，对于这样一个论题，我至少要写上整整 10 卷。本书仅仅是为我们通往这个有趣的世界开了一个通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要教给我们的。

可以看出，本书既适用于那些身患疾病并希望摆脱病魔的人，也适用于想预防疾病的人。

但愿本书能通过简单易懂的陈述，起到教学和服务的双重功效。这就是本书的目的，也是作者最珍贵的心愿。

我的漫长历程

幼小的我将惊慌的眼神投向躺在床上的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像一场噩梦一样。然而，床上这个饱受病痛折磨，几乎窒息的人，正是我的父亲。直到那一天以前，他都是我的守护神。

三天来，父亲平卧在床，彻底被一种罕见的哮喘病的疯狂肆虐击垮。在我们列宁格勒（现在，人们又重新叫它圣彼得堡——跟沙皇时期的名字一样）的公寓里，妈妈和我只能眼看着父亲受尽煎熬，无能为力。那时，我 13 岁。

我妈妈，尽管她本人是一位医学教授，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后来陆续被请来诊病的医学权威也是束手无策。妈妈和我跑遍全城去找别人开出的稀有药方。每当我们费尽

辛苦好不容易弄到药的时候,总感到胜利就在眼前,而实际上这些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天大的笑话!科学竟背弃了我们……

我们竭尽所能,尝试一切办法,甚至去叫急诊——说是急诊,实际只是徒有其名——总想着能有一个奇迹诞生。在经过一两个小时不安的等待后,他们终于来了,给父亲打了一针,哮喘算是暂时止住了。可是当窒息症状再次出现时,他们早离开多时了。

我父亲继续承受着疾病的折磨以致睡觉时间从来不能超过一小时。他那乞求的目光真让人难受。

面对如此的病痛,一个13岁的孩子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她的心被一种可怕而无助的感觉撕得粉碎。她隐约感到自己像个罪人,她怕极了,拼命驱赶着死亡的念头。特别是,她不能理解。她于是为之愤怒。

我提到过,我母亲是个医生。直到现在,她依然是个全能的、既会护理又能治好病的医生,一个医生的典范,以致在那之后我也想从事这项职业。在我周围,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她的同事和朋友。当然了,我很清楚有些疾病还是医学攻克不了的难题。但据我所知,哮喘不在其列。可是,你瞧,医学在治疗父亲的疾病方面显得多么无能!这太气人了!我对医学的信仰彻底崩溃了。

母亲继续邀请同行们来给父亲看病,更确切地说,她是由于心存希望才没有放弃。就这样到了第三天,来了一位父亲的朋友,是个心脏外科医生,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小个子女人,她衣着简朴,梳着一种早已过时的发型,是发辫盘在耳边的那种。她叫玛丽亚·S。

我们身处紧张气氛这么长时间,她的镇定着实令我吃惊。

同样是医生，她行事的慎重与前面来过的医生们吆三喝四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没有更多地留意四周，她径直走到床前。我像着迷一样地观察着她的举动。

她一句话也没说，也没发表一句评论。和其他医生正相反，她都没有问任何问题。她默默地给父亲把脉，然后开始给他做检查。她的检查方式也很不同，甚至可以说很独特：她检查父亲的耳朵、眼睛，敲击他的脚掌以及躯干上的某些部位。

待检查完毕，她转过身，用温柔而坚定的声音，对我母亲描述起父亲身体健康状况的整个历史，这令我们大为震惊。从父亲小时候住在列宁格勒时得的胃溃疡一直讲到 he 年青时肩膀上的骨折，一个不落，全讲了。

我被她的讲述深深吸引住了。

之后，我看到她拿出几根细细的钢针，把它们扎到父亲的脚上。

我们守在一旁等着。父亲仍然喘着粗气，努力地想把气吸到肺里。这种呼啸式的喘息声，我们已听了有些日子了，而且只听过这一种声音。玛丽亚平静而专注地看着父亲。快到半小时的时候，父亲的呼吸渐渐变得均匀了，不再那么费劲了。他睡着了。这可不是病情一时的稳定，这是真正的好转。随后的那个晚上，他几乎睡得很安稳。奇迹就此诞生。

这个盘发辫的女医生向我们讲解了她的诊断。父亲在战争期间染上的疟疾病原体长期蛰伏在他体内产生毒效。他的肝脏从此受损不能再正常行使它的功能。肝脏的衰退引起她描述的几个症状，尤其是胃溃疡和哮喘。因此，要恢复机体的正常功能，必须对起着决定作用的肝脏进行治疗。

然而，她又谈到，要完全治愈受损严重的肝脏是不可能

的,但她有办法改善肝脏的功能,以控制疾病的恶化。

第二天,女医生又来造访,依旧是那么平静、沉着。她又给父亲施了针灸。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治疗。

而我,娜蒂亚,我简直感激得不得了,完全被这个将对我一生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女士所吸引。13岁时,我是个很认真的孩子,满脑子的想法和计划。直到那时,我一直生活在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当中。母亲是营养师,医学教授;父亲是理工科博士,纺织工业的化学家,是有着出色业绩的化学聚合物方面的前辈。因此,当时我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可以把它称作是“中产阶级”优越的教育,这种情况在前苏联是不多见的。

除了传统的教育,我还要上钢琴课、竖琴课,学习象棋和英语(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极特殊的待遇),同时,借助体操和运动,我的身体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感谢父母使我拥有了扎实的文化底子。然而,这诸多的幸运并不能掩盖一个痛苦的事实:尽管我是家中独生女,但是与其他朋友的父母相比,我的父母很快就已显得年老体衰了。因此,我一直为他们的健康状况担忧,感到有责任照顾他们。我相信,照看他们并对他们负责,是我的份内之事,尽管我还不清楚该做什么和如何去做。

我感到,似乎该由我来分担一些家庭的重担了。应该说,父母俩都经历了苦难,尤其是父亲一方的家族史充满了不幸和不公。的确,父亲的父亲是一位犹太将军,与杜卡彻夫斯基(革命英雄,红军主要缔造者之一)是近亲。这位杜卡彻夫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被卷入诉讼的狂潮,此事连累了我祖父,两人最终都被定罪并枪决。父亲一家那时的生活就在不幸与毁灭的深渊里起伏不定。祖母尽管是一位气质高雅且受过教育的女人,但她显然不知如何才能谋生,以维持三个子女的生

计——我父亲那时还是个青少年，下面还有两个妹妹。

然而，父亲一家不仅被毁，陷入风雨飘摇的深渊，甚至还被定为嫌疑对象，受到公众的鄙弃。我父亲成了要被根除的“坏种”，更何况他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儿子是有可能替父报仇的。他当时本应被送去接受再教育，可是，却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反而因祸得福，得以幸存。本应被流放、关押的他，却入伍成了一名战士。这是他16岁时，自己做出的选择。而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我祖母饿死了。

父亲从军12年，长期驻扎在千岛群岛一带，28岁那年复员，随即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投入了高等教育的学习之中。40岁时，他当上了大学教授，8年后被哮喘病击垮。这种慢性病早已在他疲惫不堪的机体中找到了一片沃土。

几天后，那个小个子女人又来给父亲治疗，我走到她跟前，鼓起勇气，怯生生地说：“夫人，请您教我给父亲治病吧。”

这时，玛丽亚目光严厉，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我那时只是个孩子，我的请求大概在她看来可笑至极，可是她并没有笑。

“那太好了，”她答道，“不过，这可是个漫长的学徒期呀，你要先跟着我去出诊，看看我是怎么治病的。”

就这样，我开始步其后尘，效仿她看病——长达数年。

那时，她在一家医院工作，正是那个父亲的朋友、介绍她来看病的的心脏外科医生工作的医院。但是，她只能暗地里，半地下地使用针灸疗法。针灸，这种中医学科，在前苏联时期受到冷遇，因为当时中国和苏联老大哥的关系已经恶化。然而，可能是基于管理上的烦琐，这一疗法并没有被禁止而是被默许了。

我的良师动荡不定的一生以及她崇尚原则的个性很值得

一提。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近45年来整个祖国的沧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她还是年轻姑娘,在列宁格勒学医。战争期间,她在医院当护士。局势太平之后的最初几年,她做了医生,嫁给了一位来苏联学习农艺学的中国人。那时中苏关系还很融洽,但局势很快就恶化了,夫妇俩被迫去了中国。由于她丈夫的专业是农艺,他们不得时常在乡下的小镇上生活,后来又回到丈夫的出生地,一个位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的村庄安顿下来。

我的老师当时遭遇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早期的医疗条件和恶劣的卫生条件。与此同时,她也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丈夫的祖父和父亲会用草药和针灸给人治病。他们并不是医生,这些知识是祖祖辈辈一代代传下来的。

当然,玛丽亚早就听说过这种疗法,但人们曾断言过,这无非是江湖骗术和蒙昧主义之类。然而,她吃惊地发现,这些人的病情得到缓解甚至能治好。这些疗效不能否认,因为她每天都在看到。不久,她请求夫家传授她这一技艺,学了之后,她马上迫不及待地应用到了治疗之中。

随后的几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她丈夫悲惨地死于文化大革命。那时,他们还没有孩子。

玛丽亚在1970年前夕回到苏联,再次在列宁格勒安顿下来,谨慎地开始了工作。人们把她安置在医院的一个角落,在那儿,她又操起这门被现代医学所鄙夷的奇门异术来行医看病。

每天,我很早就到医院去找她,她的门诊是在早上七点到九点。那时,我上学经常迟到,但妈妈很支持我,所以我从不缺少一封说明迟到原因的信。我还跟这位小个子夫人一起过

周末甚至是暑假。

渐渐地，我开始学着协助她工作：我给她准备针灸用针。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步，因为来看病的人很多，一天至少40人。况且，针灸是被瞧不上眼的行当，她能够支配的空间只是一个狭窄的小房间，勉强并排放下三张床。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她不得不安排男女患者分场次分别进入。

我慢慢地开始学习找针灸穴位——每个穴位都很小，只有不到一毫米。因此，我必须认真学习解剖学以免在行针过程中刺伤血管或神经干。这一学习对我日后的学医大有裨益！老师教我在各种情况下，行针时针头应刺入的深度，以及针刺进皮肤时，患者应该体验到的感觉。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数据，我在自己身上做起了实验。

为了更好地掌握每个用中文标注的穴位名称及它们的作用，我着手学起了中文，但是在1975年那个时代学中文绝对是难上加难。恶化的中苏关系阻碍了一切交流和接触。那时中文书籍很稀有，至于针灸类用书，那就连想都不要想，因为在当局的眼里，它们集两个耻辱于一身：中文和用针灸治病——也就是江湖骗术。最后，我终于弄到一本用中文写的书，是一本哲学论文，我也不太清楚这本书是如何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列宁格勒的。

这个谨慎、简朴但却有着不屈不挠性格的女人就是我针灸方面的老师。在近15年里，我们尽管天天见面，但关系却不即不离，或许她认为师生之间就应该有这样一份持重。玛丽亚很清楚她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也知道她很爱我，就像我很爱她一样，只是她这种情感的表达太特别了：这些年来，只有在我做出成绩时，她才拥抱过我那么二三次。

然而，就在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后几年里，角色竟然发生了

一点点倒置。从那时起，换成她来向我发问。尽管如此，她注重实践的头脑，也不是总能够理解我的动机和目的。她的学生撇下她，走上了她所不能想像的道路。从此，我们分处两岸，各有所执。

她 64 岁去世，那是我和家人正要离开俄罗斯之前的几个月。在我为她治疗的时候，她已变得虚弱、多病。后来，不可挽回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时我正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些麻烦，在我前往莫斯科为自己申辩并试图挽救所设立的课程的那三天，本就患有肾结石的玛丽亚正赶上一次严重的发作。通常遇到此类情况，我都可以用针灸控制住。但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她的邻居叫了急救车把她送到医院，她死在了手术台上，等我赶到时已为时太晚。

1978 年 7 月，列宁格勒天气炎热。中学毕业文凭一到手，我就开始为一场更难的考试做准备：是医学院入学考试。这个考试是带有选拔性的，那年有 7 000 名考生争夺 600 个名额。这所学校很热门，它倡导一种深入教学，除了要学习正常的医科大学课程之外，还要学普通大学课程，然后在五六六年级还要进行专门培训，学校也会直接培养一些儿科医生。

对我来说，入学考试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我要克服一个额外的困难：我是犹太人，而给犹太人的名额只有 6 个。

1978 年 8 月 15 日，正值酷暑，我获悉一个特大喜讯：我被录取了！在一个农庄做完一个月的义务劳动后，就正式开始学习了。坐在这古老而著名的学校的板凳上，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为做一名医生而学习，学习，再学习。

这样，我的科学梦想、伟大计划最终将得以实现。从现在起，我希望所学的新知识能对以往的中医知识有所启示，同时，通过对患者的临床观察，能够使我明了针灸的机制。另

外,我也希望能够对传统诊断给予援助,在其中加入些中医技艺。

我抱着朴实的信仰开始了这项巨大的工程:努力在针灸和传统医学之间构建纽带,使两者相辅相成,在医疗中共同发挥作用。

在学校的头几年,像其他大学一样,我们学习基础课程——生物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组织学,当然还有解剖学。在解剖学方面,我在同学中的成绩遥遥领先。这么多年来,我对这些概念再熟悉不过了,我能比西医更敏锐地辨认出它们。那时,我还学习了一些拉丁名称,而它们的中文名称,我早就知道。

很快,我搞西医和针灸联合的固执念头被同学发现了。他们觉得我很怪。对于每个穴位,我不失时机地向教授们发问,了解每个穴位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的起源。老师和同学都劝我不要再固执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穴位并不存在。另外,我也不时会听到不少人讲我精神上有问题。

有一次在医院实习,我碰到了一些感染猩红热的患儿。这是一种会使人极度疲倦的疾病,尤其会在心脏方面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见到小病人们的不幸,我心里很不安。他们挤在一个房间,只有一个护士负责照料,忙得要命。由于传染的缘故,父母们被禁止探望。于是,我决定试着帮他们一把。

对于传染病来说,针灸并不能取代药物。但我深信,它可以增强机体抗病能力。说得更专业些,针灸会刺激免疫系统,以便使机体更快打退入侵者,使病情早日减轻。由于当时还不是医生,所以我还没资格用针,尽管我会用。于是,我尝试着在一组孩子身上进行穴位按摩,同时继续给他们用抗生素;而对另一组孩子,只使用药物治疗。我随后对两组的结果进

行比较。结果很明显：经按摩过的患儿发热和疼痛症状消失得较快。他们感觉很好，较早离开了医院。

真不错，可是显然要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明。我只给孩子们化验了唾液并观察了他们免疫系统的变化，没给他们抽血，因为那对孩子来说，太痛苦了。最后，我终于发现了问题的实质：免疫球蛋白 A，免疫系统一个组成部分。接受按摩的孩子体内免疫球蛋白的比率升高。这表明刺激穴位对免疫系统起了作用，使免疫系统功能增强。

很快，医院里的孩子们成了我首批支持者。他们在医院的走廊里跟随着我，在院子里簇拥着我。甚至在我做了医生之后，孩子们面对针头的恐惧也总会稍纵即逝。每当我行针时，总会教他们念一句神奇的咒语：阿巴嘎答巴，或教更小的孩子念“嗨”字，因为他们还不能清楚地念出前面一个咒语。于是，利用他们发音时必要而短暂的呼吸间歇，我就轻轻地把针刺入。

在这些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几乎没有娱乐的时间，不能去跳舞或是看电影。为此，朋友们很恼火，说我不理他们。然而，我并未过隐居生活，也不准备做一个为科学研究而奉献一生的老姑娘。因为就在那时，我遇到了我未来的丈夫。雷奥尼也是学医的。他来自莫斯科，住在一个大学生之家里。那是个没有任何起居设备的房子。他和另外七个同学同住一间。要继续艰苦的学业，那样的住房条件可真是太差了！他也是个针灸迷，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由于有实验室的钥匙，我们晚上在那里会干到很晚，尤其是做些兔子的实验。

后来，我们这组大学生被派到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叫基瑞兹的地方。那儿有家工厂，会排放一些对周边及居民造成严重污染的核废料。我们到那儿就是去研究当地人口的医疗